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毛 詩 注 疏

(五)

毛 鄭
亨 玄
傳 箋
疏 達 穎 孔

商 務 印 書 館

毛詩注疏

(五)

毛鄭孔
穎達疏

國學基本叢書

附釋音毛詩注疏

卷五〔五之一〕

齊雞鳴詒訓傳第八

陸曰：齊者，太師呂望所封之國也。其地少昊爽鳩氏之墟。在禹貢青州岱嶺之陰。濰淄之野。都營丘之側。禮記云：太公封於營丘。是也。

毛詩國風

鄭氏箋

孔穎達疏

齊譜

齊者，古少皞之世。爽鳩氏之墟。○正義曰：昭二十年左傳云：齊侯飲酒樂。公曰：古而無死。其樂如何。晏子對曰：昔爽鳩氏始居此地。季剌因之。有逢伯陵因之。薄姑氏因之。而後太公因之。古若無死。爽鳩氏之樂。非君之所願也。以爽鳩始居齊地。故云爽鳩氏之墟。舉其始居者。略季剌薄姑之時不言之也。又昭十七年左傳：鄭子曰：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。鳳鳥適至。故紀於鳥。爲鳥師而鳥名。祝鳩氏司徒也。爽鳩氏司寇也。杜預云：爽鳩鷹也。鷩故爲司寇。主盜賊。○以此知爽鳩氏當少皞之世。少皞以鳥名官。其言爽鳩。猶周之司寇。故爽鳩是其官耳。其人之名氏。則未聞也。○周武王伐紂。封太師呂望於齊。是謂齊太公。地方百里。都營丘。○正義曰：齊世家云：太公望呂尚者。東海上人也。其先祖「世」爲四岳。佐禹平水土。甚有功於虞夏之際。封於呂。或封於申。姓姜氏。尚其後苗裔也。從其封姓。故曰呂尚。西伯獵。遇太公於渭之陽。與語大悅。曰：自吾先君太公曰：當有聖人適周。周興。子真是耶。吾太公望子久矣。故號之曰太公望。載與俱歸。而立爲大師。文王崩。武王伐紂。師尚父「堪君多難」。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。封師尚父於齊。都營丘。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。太公封地方百里。

者。鄭約而知之。以王制云。公侯方百里。伯七十里。子男五十里。有五等之爵。則非殷制。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。又非夏制。是武王時也。故注云。周武王初定天下。更立五等之爵。增以子男。而猶因殷之地。是武王之時。大國百里。太公以元勳。明知太公封齊爲大國。百里可知也。水所營繞。故曰營丘。釋丘云。水出其左營丘。孫炎曰。今齊之營丘。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。以丘臨水。謂之臨淄。與營丘一地也。故漢書地理志云。齊郡臨淄縣。師尚父所封也。應劭曰。齊獻公自營丘徙此。臣瓚按。臨淄卽營丘也。今齊之城內有丘。卽營丘也。如瓚之言。臨淄。營丘。卽是一地。應劭言獻公自營丘徙臨淄。是劭之謬也。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。齊世家云。哀公之弟胡公。始徙都薄姑。而周夷王之時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。殺胡公而立。是爲獻公。因徙薄姑。都治臨淄。據此。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。以後復都臨淄也。孫氏云。仲山甫徂齊。傳曰。古者諸侯逼隘。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。蓋去薄姑遷於臨淄。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。與世家異者。史記之文。事多疏略。夷王之時。哀公弟山。殺胡公而自立。後九年而卒。自武公九年。厲王之奔。止。胡公之所殺。爲十八年。而本紀云。厲王三十七年出奔。計十九年。不及夷王之末。則遷說自遠也。如此。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。未可信也。毛公在馬遷之前。其言當有準據。故不與馬遷同也。○周公致太平。數定九畿。復夏禹之舊制。○正義曰。皋陶謨云。殳成五服。至于五千。禹貢五百里甸服。百里賦納總。二百里納錡。三百里納秸服。四百里納粟。五百里納米。五百里侯服。百里采。二百里男邦。三百里諸侯。五百里綏服。三百里揆文教。二百里奮武衛。五百里要服。三百里夷。二百里蔡。五百里荒服。三百里蠻。二百里流。分此五服者。堯之舊制也。五服距。面至二千五百里。四面相距。而其方五千里。禹既敷土。廣而殳之。故爲殘數居其間。今以殳成而至於五千里。四面相距。乃萬里焉。大司馬職曰。乃以九畿之籍。施邦國之政。職方千里曰國畿。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。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。注云。畿猶限也。自王城以外。五千里爲疆。有分限者九。則四面相距。其方萬里。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。故云數土。言其復夏禹之舊制。殳成五服。實是堯時。以夏禹所定。故云禹制也。王者相因。禮有損益。雖名前後變易。而疆域則同。故禹貢注云。甸服此周爲王畿。其殳當侯服。在千里之內。侯服爲甸服。其殳當男服。在二千里之內。綏服於周爲采服。其殳當衛服。在三千里之內。要服於周爲蠻服。其殳當夷服。在四千里之內。荒服於周爲鎮服。其殳當蕃服。在五千里之內。王者禮法相變。周服禹制。故鄭解禹事而已。周禮擬之。一成王周公封東至海。南至穆陵。齊雖侯爵。以大功同上公封也。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。未得薄姑。至周公成王

時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。成王滅之。以封師尙父。是齊於成王之世。乃得薄姑之地。若然。臨淄。薄姑。非一邑也。齊之所封。在於臨淄。而晏子云。薄姑因之者。以齊之封疆。并得薄姑之地。舉其國境所及。明共處齊地。薄姑者。是諸侯之號。其人居齊地。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。後與四國作亂。謂管、蔡、商、奄。則奄外更有薄姑。非奄君之名。而尙書傳云。奄君薄姑。故注云。或疑爲薄姑齊地。非奄君名也。○成王用周公之法。制廣大邦國之境。而齊受上公之地。更方五百里。其封城東至于海。西至于河。南至于穆陵。北至于无棣。○正義曰。按大司徒職。制諸侯之封疆。公五百里。齊雖侯爵。以大功而作太師。當與上公地等。故知取上公地也。其東至於海。以下僖四年左傳管仲之言也。在「禹貢青州岱山之陰。濰淄之野。○正義曰。禹貢云。海岱惟青州。注云。州界自海西至岱。又曰。濰淄其道。注云。濰、淄、兩水名。地理志云。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。淄水出泰山萊蕪縣源山。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。濰淄卽青州之水也。又地理志云。臨淄海岱之間。一都會也。桓十六年公羊傳曰。衛朔越在岱陰。齊居山之陰也。都臨淄。禹貢濰淄共文。明其相近。故云濰淄之野。○其子丁公嗣。位於王官。○正義曰。昭十二年左傳。楚靈王曰。昔我先王熊繇。與呂「伋」。王孫牟。變父。禽父。並事康王。又顧命云。命仲桓。南宮毛。俾爰齊侯呂伋。以二千戈。虎賁百人。逆子釗于南門之外。成王之崩。職掌虎賁。又事康王。明爲王官也。但未如何官耳。以太公爲王官之伯。丁公又在王朝。故云嗣位。謂嗣王官之位耳。不必嗣爲太師也。孔安國顧命注云。伋爲天子虎賁氏。謂當時爲之耳。亦未終於此官也。○後五世。哀公政衰。荒淫怠慢。紀侯譖之於周。懿王使烹焉。齊人變風始作。○正義曰。齊世家云。太公卒。子丁公汲立。卒。子乙公得立。卒。子癸公慈母立。卒。子哀公不辰立。是爲五世至哀公也。莊四年公羊傳。齊哀公烹於周。紀侯譖之。世家亦云。紀侯譖之。周烹哀公。二文皆言周烹之耳。不言懿王也。徐廣以爲周夷王烹之。鄭知是懿王者。以世家既言烹哀公。乃云而立其弟靜。是爲胡公。當周夷王時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。殺胡公而自立。是爲獻公。言夷王之時。山殺胡公。則胡公之立。在夷王前矣。受譖烹人。則是衰閭之主。夷王上有孝王。書傳之文。不言孝王「者」。有大罪「去」國。周本紀云。懿王立。王室遂衰。自懿王爲始。明懿王受譖烹矣。且本紀稱懿王之時。詩人作「到」。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。而言懿王時乎。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。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。歷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。以王世不長。而齊君壽考。故得一人君當三王也。證法曰。保民耆艾曰胡。則知胡公爲君歷年久矣。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。世家又云。獻公子卒。子武公壽立。卒。子厲公無忌立。卒。子文公赤立。卒。子成公說立。卒。子莊公購立。卒。子釐公祿父立。卒。太子諸兒立。是爲襄公。此其君世之次也。詩雞鳴序云。刺哀公荒淫怠慢。還序云。刺哀公好田獵。則皆哀公

詩也。著、東方之日。東方未明。三篇皆云刺。而不舉號謚。則舉上明下。亦爲哀公詩矣。南山。甫田。盧令。載驅。四篇皆云刺襄公。則襄公詩也。弊笱刺文姜。猗嗟刺魯莊公。皆由襄公淫妹而作。亦襄公詩也。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。自哀公至於襄公。其間有八世。皆無詩。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。怠慢朝政。晏起內朝。羣臣所患。故作雞鳴之歌。蟲飛月光之辭。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。如此。何怠慢之有也。何憎之戒也。自哀至襄。其間八世。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。斯不然矣。子夏親承聖旨。齊之君世號謚未亡。若有別貴餘君。作敘無容不悉。何得闕其所刺。不斥言乎。夫人留色。雞鳴作歌。刺哀公怠慢。非性然也。人心之動。物使之然。夫人不能警戒。切以月光之歌。望靈氏廢其所掌。責以顛倒之詠。各隨所失。作詩刺之。故曰不能晨夜。不夙則暮。昭。暫若此。復何所疑。且衡門誘僖公。愿而無立志。則慙愿之人。未必耽淫於色。而東門之池。刺其君之淫昏。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。況此前後不同。所失各異。何獨怪之耳。案襄二十九年左傳。魯爲季札歌齊。曰。美哉。此詩皆云刺。彼云美哉者。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。東方未明。雖刺無節。尙能促遽自警。詩人懷其舊俗。故有箴規。故季札美其聲。非謂詩內皆是美事。

雞鳴思賢妃也。哀公荒淫怠慢。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。

○妃、芳非反。慢、武諫反。警、居領反。本又作敬。音同。

〔疏〕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。○正義曰。作雞鳴詩者。思賢妃也。所以思之者。以哀公荒淫女色。怠慢朝政。此由內無賢妃。以相警戒故也。君子見其如此。故作此詩。陳古之賢妃貞女。夙夜警戒於夫。以相成益之道。

焉。二章章首上二句。陳夫婦可起之禮。下二句。述諸侯夫人之言。卒章皆陳夫人之辭。以哀公荒淫。故夫人與戒君子。使不留色怠慢。故陳人君早朝。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。皆陳與夫相警戒相成之事也。云荒淫者。謂廢其政事。淫於女色。由淫而荒。故言荒淫也。賢妃卽貞女也。論其配夫。則爲賢妃。指其行事。則爲貞女。所從言之異耳。相成者。以夫妻爲耦。義在交益。妻能成夫。則妻亦成矣。故以相成言之。車輦思得賢女。乃思得其人以配王。此思賢妃。直思其相成之道。不言思得其人。作者之意異也。

雞既鳴矣。朝既盈矣。

雞鳴而夫人作。朝盈而君作。箋云。雞鳴朝盈。夫人也。君也可以起之常禮。○朝、直遙反。注下皆同。

匪雞則鳴。蒼蠅之聲。

蒼蠅之聲。有似遠雞之鳴。箋云。夫人以蠅聲爲雞鳴。則起早於常禮。敬也。○蠅、餘仍反。

〔疏〕

雞鳴思賢妃也。至蒼蠅之聲。○正義曰。以哀公荒淫怠慢。無賢妃之助。故陳賢妃貞女警戒其夫之辭。言古之夫人。與君寢宿。至於將旦之時。乃言曰。雞既爲鳴聲矣。朝上既以盈滿矣。言雞鳴。道已可起之節。

言朝盈。道君可起之節。已以雞鳴而起。欲令君以朝盈而起也。作者又言。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。非是雞實則鳴。乃是蒼蠅之聲耳。夫人以蠅聲爲雞鳴。聞其聲而即起。是早於常禮。恭敬過度。而哀公好色淹留。夫人不戒令起。故刺之。○傳雞鳴至君作。○正義曰。解夫人言此二句之意。以雞鳴而夫人可起。朝盈而君可起。二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。故言之以戒君也。若然。雞鳴而夫人已起。於朝盈之時。夫人不在君所。而得言朝盈以戒君者。以雞鳴之後。未幾而朝盈。朝盈與雞鳴時節相將。以雞既鳴。知朝將盈。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云朝盈耳。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。朝盈。謂羣臣辨色始入。滿於朝上。○箋夫人至禮敬。○正義曰。常禮以雞實鳴而起。今夫人之在君所。心常驚懼。恆恐傷晚。故以蠅聲爲雞鳴。則起早於常禮。是夫人之敬也。書傳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。太師奏雞鳴於階下。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。則雞鳴以告。當待太師告之。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。彼言告御之正法。有司當以時告君。此說夫人相警戒。不必待告方起。故自聽之也。上句雞鳴朝盈并言之。此經不重述朝盈者。欲見夫人之敬。止須述謬聽雞鳴耳。不須重述朝盈也。何則。夫人以雞鳴而知朝盈。朝盈非謬聽。不假言之。

東方明矣。朝既昌矣。

東方明。則夫人纁笄而朝。朝已昌盛。則君聽朝。箋云。東方明。朝既昌。亦夫人也。君也可以朝之常禮。君日出而視朝。○纁、色蟹反。何霑綸反。

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

見月出之光。以爲東方明。箋云。夫人以月光爲東方明。則朝。亦敬也。

〔疏〕

東方至之光。○正義曰。上言夫人早起。此又言其早朝。夫人言東方既已明矣。朝上既已盛矣。言東方已明。道已可朝之節。言朝既昌矣。道君可朝之節。已以東方明而朝。欲令君以朝昌盛而朝也。作者又言。

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。非是東方則實已明。乃是月出之光耳。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明。見其明而卽朝。是早於常禮。恭敬過度。今哀公怠慢晚朝。而夫人不戒。故刺之。○傳東方至聽朝。○正義曰。此經二句。亦陳夫人之辭。東方明。故夫人朝君。朝既昌。君可聽朝。上章夫人因己以雞鳴而起。卽言朝盈以戒君。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。卽言朝既昌以戒君。故亦并言此二句也。士昏禮注。纁、綰髮纁。廣充幅。長六尺。笄今時簪。傳言夫人纁笄而朝。首服纁笄以朝君。案禮特牲。饋食。及士昏禮。皆云纁笄綌衣。注云。綌、綺屬。此衣染之以黑。其綌本名曰綌。則首服纁笄。必以綌衣配之。此以纁笄朝君。則當身服綌衣也。天官內司服鄭注。差次服之所用。鞠衣、黃裳之所服。展衣、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。褕衣、御於王之服。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。爲副編次。注云。副所以覆首。服之以從王祭祀。編、編列髮爲之。服之以告衆。次、次第髮長短爲之。服之以見王。王后之燕居。亦纁笄總而已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。衣服與王后同。如鄭此言。則夫人以禮見君。當服展衣。御於君。當「復」褕衣。皆首服次。燕居乃服纁笄耳。此傳言纁笄而朝者。展衣以見君。褕衣以御君。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爲此說耳。非有經典明文。列女傳。魯師氏之母齊姜。戒其女云。平旦纁笄而朝。則有君臣之嚴。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。其言與列女傳亦同。然則古之書傳。有言夫人纁笄而朝君者。毛當有所依據而言。未必與鄭同也。或以爲夫人纁笄而朝。謂聽治內政。案列女傳稱纁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。謂朝於夫。非自聽朝也。此傳亦云纁笄而朝。文與彼同。安得聽內政乎。宮內之政。蓋應寡耳。君於外政。尙日出而朝。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內政。且東方始明。君時初起。衆妾皆當朝君。夫人有何可治。而以東方既明。便卽聽之。傳又言朝已昌盛。則君聽朝。於君言聽朝。夫人言而朝。足知纁笄而朝君矣。上章言朝既盛矣。謂朝已有人。君可以起。此言朝既昌

矣。謂盛於盛時。羣臣畢集。故君可以聽朝。朝昌。謂日出時也。故箋云。君日出而視朝。玉藻文。

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

古之夫人。配其君子。亦不忘其敬。箋云。蟲飛薨薨。東方且明之時。我猶樂與子臥而周夢。言親愛之無已。○薨。呼弘反。妃音配。本亦作配。樂音岳。又五教反。

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

會。會於朝也。卿大夫朝會於君。朝聽政。夕歸治其家事。無庶予子憎。無見惡於夫人。箋云。庶。衆也。蟲飛薨薨。所以當起者。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。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。戒之也。○且。七也反。沈子餘反。朝會。此一朝如字。音張遙反。惡。烏路反。下同。於夫音符。或依字讀者非。

〔疏〕

蟲飛至子憎○正義曰。上言欲君早起。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。夫人告君云。東方欲明。蟲飛薨薨之時。我甘樂與君臥而同夢。心非願欲早起也。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。以卿大夫會聚我君之朝。且欲得早罷歸

矣。無使衆臣以我之故。於子之身加憎惡也。子謂君也。君若與我同臥。不早聽朝。則事不速訖。罷朝必晚。衆臣憎君。是由我故。故欲令君早起。無使見惡於夫人。刺今不能然。今定本作與子憎。據鄭云我。我是予之訓。則作與者非也。○傳古之至其敬○正義曰。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。其於至親。可以無敬。夫人樂與同夢。相親之甚。猶尚早起早朝。雖親不敢忘敬。故云。古之夫人。配其君子。情雖至親。亦不忘敬。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。則忘敬晚興也。以親而猶敬。故言亦。亦疏遠也。○箋蟲飛至無已○正義曰。大戴禮。羽蟲三百六十。鳳凰爲之長。則鳥亦稱蟲。此蟲飛薨薨。未必唯小蟲也。以將曉而飛。是東方且欲明之時。卽上雞鳴時也。○傳會會至夫人○正義曰。言會言歸。則是會於朝。歸於家。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。會於君朝聽政。於夕晚之時。歸治其家事。成十二年左傳曰。世之治也。百官承事。朝而不夕。是於夕而不治公事。故歸治家事也。云無見惡於夫人。夫人謂卿大夫也。卿大夫欲早罷歸。不得早罷。則憎惡君。是見惡於卿大夫也。○箋云庶衆○正義曰。釋詁文。

雞鳴三章章四句

還刺荒也。哀公好田獵，從禽獸而無厭，國人化之，遂成風俗，習於田獵，謂之賢，閑於馳逐，謂之好焉。

荒，謂政事廢亂。○還音旋。韓詩作嬾。嬾，好貌。好，呼報反。厭，於豔反。又於占反。本或作鑿。音同。止也。好，蒿縞反。

〔疏〕

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。○正義曰：作還詩者，刺荒也。所以刺之者，以哀公好田獵，從逐禽獸而無厭，是在上既好，下亦化之，遂成其國之風俗，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，則謂之爲賢。閑於馳逐之事者，則謂之爲好。君上以善田獵爲賢好，則下民皆慕之，政事荒廢，化之使然，故作此詩以刺之。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，是遂成風俗，謂之賢好之事。

子之還兮，遭我乎狺之間兮。

還，便捷之貌。狺，山名。箋云：子也。我也。皆士大夫也。俱出田獵而相遭也。○狺，乃刀反。說文云：狺山在齊。崔集注本作嶺。便捷，本亦作便旋。

並驅從兩肩兮，揖我謂我儂兮。

從，逐也。獸三歲曰肩。儂，利也。箋云：並，併也。子也。我也。併驅而逐「禽」獸。子則揖耦我，謂我儂譽之也。譽之者，以報前言還也。○驅本又作駟。曲具反。注下同。肩如字。說文云：三歲豕肩相及者。本亦作豸。音同。又音牽。揖，一入反。儂，許全反。韓詩作嬾。音權。好貌。併，步頂反。下文同。譽音餘。下同。

〔疏〕

子之至儂兮。○正義曰：國人以君好田獵，相化成俗。士大夫在田相逢，歸說其事，此陳其辭也。我本在田，語子曰：子之便捷還然兮。當爾之時，遭值我於狺山之間兮。於是子卽與我並行驅馬，逐兩肩獸兮。子又

揖耦我。謂我甚儇利兮。聚訟田事。以爲戲樂。而荒廢政事。故刺之。○傳還便至山名。○正義曰。此還與下茂好昌盛。皆是相譽之辭。以其善於田獵。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。獵之所在。非山則澤。下言之陽。此言之閒。則是山之南山。則。故知獵山名。○箋子也。至相遭。○正義曰。以報答相譽。則尊卑平等。非國君也。然馳車逐獸。又非庶人。故知子也。我也。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。○傳從逐至儇利。○正義曰。大司馬云。大獸公之。小禽私之。七月云。言私其縱。獻豸于公。則肩是大獸。故言三歲曰肩。儇利。言其便利馳逐。

子之茂兮。遭我乎狝之道兮。

茂、美也。

並驅從兩牡兮。揖我謂我好兮。

箋云。譽之言好者。以報前言茂也。○牡、茂后反。

子之昌兮。遭我乎狝之陽兮。

昌、盛也。箋云。昌、校好貌。○校、古卯反。本又作姣。

並驅從兩狼兮。揖我謂我臧兮。

狼、獸名。臧、善也。

〔疏〕

傳狼獸名臧善。○正義曰。釋獸云。狼、牡獾。牝狼。其子獾。絕有力者名迅。孫炎曰。迅、疾也。陸機疏云。其鳴能小能大。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。去數十

步。其猛捷者。雖善用兵者。不能免也。其膏可煎和。其皮可爲裘。故禮記。狼臠膏。又曰。君之右虎裘。厥左狼裘。是也。臠。善。釋詁文。

○還三章章四句

著刺時也。時不親迎也。

時不親迎。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。○著。直居反。又直據反。又音於。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。迎。魚敬反。注同。

〔疏〕

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。○正義曰。作者詩者。刺時也。所以刺之者。以時不親迎。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。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。二章言卿大夫親迎。卒章言人君親迎。俱是受女於堂。出而至庭至著。各舉其一。以相互見。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。雖所據有異。俱是陳親迎之禮。以刺今之不親迎也。

俟我於著乎而。充耳以素乎而。

俟。待也。門屏之間曰著。素。象瑱。箋云。我。嫁者自謂也。待我於著。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。君子揖之時也。我視君子。則以素爲充耳。謂所以「懸」瑱者。或名爲紉。織之人君五色。臣則三色而已。此言素者。目所先見而云。

尙之以瓊華乎而。

瓊華。美石。士之服也。箋云。尙。猶飾也。飾之以瓊華者。謂懸紉之末。所謂瑱也。人君以玉爲瓊。華石色似瓊也。

〔疏〕

俟我至乎而。○毛以爲士親迎。夫既受婦於堂。導之而出。妻見其夫衣冠之飾。此陳其辭也。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。我見君子塞耳之瑱。以素象爲之乎而。又見其身之所佩。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。言士親

迎。妻見其服飾。今不親迎。故舉以刺之也。○鄭以爲總言人臣親迎其妻。見其冠飾。君子待我於著之時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。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。言用素絲爲紃。以懸瓊華之石爲瓊也。○傳侯待至象瑱。○正義曰。侯。待。釋詁文。釋宮云。門屏之間謂之宇。李巡曰。門屏之間。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宇。孫炎曰。門內屏外。人君視朝所立處也。著與宇。音義同。楚語稱「曰公子張驟諫靈王。王病之曰。子復語不穀。雖不能用。吾置之於耳。」對曰。賴君之用也。故言。不然。巴浦之犀。整兕象。其可盡乎。其又以「繩」爲瑱。章昭云。瑱所以塞耳。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。是象可以爲瑱。此言充耳以素。可以充耳而色素者。唯象骨耳。故知素是象瑱。毛以韋陳士。蓋士以象爲瑱也。○箋我嫁至而云。○正義曰。此說親迎之事。而言待我。則是夫之待妻。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。士。婚。禮。壻親迎。至於女。嫁。主人揖入。賓執鴈從。至於廟門。揖入。三揖。至於階。三讓。主人升。西面。賓升。北面奠鴈。再拜稽首。降出。婦從降。自西階。主人不降送。是受女於堂。導之以出。故此婦從君子而出。至著。君子揖之。下箋亦云。揖我於庭。不言揖我於堂者。婚。禮。女立于房中南面。壻於堂上待之。拜受卽降。禮於堂上無揖。故不言之。婚。禮。止言以從。不言在庭著揖之。箋知揖之者。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。下。婚。禮。婦至夫家。主人揖婦以入。及寢門。揖入。至夫家引入之時。每門而揖。明女家引出之時。亦每而揖。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。我視君子。則以素爲充耳。所謂懸瑱。言懸瑱之繩用素。非爲瑱耳。恒二年左傳云。衡紃紼紼。是懸瑱之繩。故云。或名爲紃。魯語。敬姜云。王后親織玄紃。織紃爲之。卽今之條繩。必用雜綵。綵爲之。故言織之人君五色。臣則三色。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。蓋天子諸侯皆五色。卿大夫士皆三色。其色無文。正以人君位尊備物。當具五色。臣則下之。宜降以兩。且此詩刺不親迎。宜陳人臣親迎之事。經有素青黃三色。故爲臣則三色。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。以其素色分明。目所先見。故先言之。壻受女於堂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。目所先見。當在堂見素。而以素配著爲章者。取其韻故耳。或庭先見青。堂先見黃。以爲章次。王肅云。王后織玄紃。天子之玄紃。一玄而已。何云具五色乎。王基理之云。紃今之條。豈有一色之條。色不雜不成爲條。王后織玄紃者。舉夫色尊者言之耳。義或當然。○傳瓊華至之服。○正義曰。瓊是玉之美名。華謂色有光華。此石似瓊玉之色。故云美石。士之服者。蓋謂衣服之飾。謂爲佩也。玉藻云。士佩瑀珉玉。此云石者。以石色似玉。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。毛以士賤。直言美石。故下章乃言似玉。王肅云。以美石飾象瑱。案瑱之所用。其物小耳。不應以石飾象共爲一物。王氏之說。未必得傳旨也。瓊華。瓊瑩。瓊瑩。其文相類。傳以此章爲士服。二章爲卿大夫之服。卒章爲人君之服者。以序言時不親迎。則於貴賤皆不親迎。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

事。故以每章爲一人耳。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。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。以大夫居位尊於士。其石當美於士服。故言似玉耳。其實三者皆美石也。○箋尙猶至似瓊也。○正義曰。尙謂尊尙此物所爲飾也。上言充耳以素。謂統用素也。此言飾之瓊華。是就統而加飾。故言謂懸統之末所謂瓊也。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。而云玉之瑱兮。故知人君以玉爲瑱。君乃用玉。臣則不可。而瓊是玉名。嫌臣亦用玉。故辨之云。瓊華。美石色似瓊者也。非用瓊爲瑱也。箋既言人君以玉。卽云瓊華美石。二章箋云。石色似瓊似瑩。皆以爲似。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。非人君也。上箋唯言臣則三色。不辨臣之尊卑。蓋三章摠言卿大夫士也。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。正是待有先後。不宜分爲異人。故爲摠述人臣親迎之法。孫毓云。案禮之名。充耳是塞耳。卽所謂瑱。懸當耳。故謂之塞耳。懸之者別謂之統。不待謂之充耳。猶瑱不得名之爲統也。故曰。玉之瑱兮。夫設纓以爲冠。不得謂冠是纓之飾。結組以懸佩。不可謂佩所以飾組。今獨以瓊爲統之飾。謬於名而失於實。非作者之意。以毛王爲長。斯不然矣。言充耳者。固當謂瓊爲充耳。非謂統也。但經言充耳以素。素絲懸之。非卽以素爲充耳也。旣言充耳以素。未言充耳之體。又言飾之以瓊華。正謂以瓊華作充耳。人臣服之以爲飾。非言以瓊華飾統。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。經言飾之。必有所飾。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。則瓊華又何所飾哉。卽如王肅之言。以美石飾象瑱。象骨賤於美石。謂之飾象何也。下傳以青爲青玉。黃爲黃玉。又當以石飾玉乎。以經之文勢旣言充耳以素。卽云飾之以瓊華。明以瓊華爲充耳。懸之以素絲。故易傳以素絲爲統。瓊華爲瑱也。

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

青、青玉。箋云。待我於庭。謂揖我於庭時。青、統之青。

尙之以瓊瑩乎而

瓊瑩、石似玉。卿大夫之服也。箋云。石色似瓊似瑩也。

〔疏〕

傳青青玉。○正義曰。傳意充耳以青。謂以青玉爲瑱。故云青謂青玉。此章說卿大夫之事。下章說人君之事。考工記玉人云。天子用〔金〕。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。言青玉黃玉。亦謂玉石雜也。

俟我於堂乎而。充耳以黃乎而。

黃、黃玉。箋云：黃、統之黃。

尙之以瓊英乎而。

瓊英。美石似玉者。人君之服也。箋云：瓊英猶瓊華也。

〔疏〕箋瓊英猶瓊華。○正義曰。釋草云。木謂之華。草謂之榮。榮而不實者謂之英。然則英是華之別名。故言瓊英猶瓊華。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。故云似瓊似瑩。英華是玉光色。故不言似英似華耳。今定本云。瓊英猶

瑩者。蓋衍字也。

著三章章三句

東方之日刺衰也。君臣失道。男女淫奔。不能以禮化也。

○刺衰。色道反。本或作刺襄公。非也。南山已下。始是襄公之詩。

〔疏〕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至禮化。○正義曰。作東方之日詩者。刺衰也。哀公君臣失道。至使男女淫奔。謂男女

之事。以刺當時之衰。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。雖屬意異。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。東方之月爲臣失道。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。

東方之日兮。彼姝者子。在我室兮。

興也。日出東方。人君明盛。無不昭察也。姝者。初昏之貌。箋云。言東方之日者。愬之乎耳。有姝「姝美」好之子。來在我室。欲與我爲室家。我無知之何也。日在東方。其明未融。興者。喻君不明。○姝。亦朱反。

在我室兮履我卽兮

履。禮也。箋云。卽。就也。在我室者。以禮來。我則就之。興之去也。言今者之子不以禮來也。

〔疏〕

東方至卽兮。○毛以爲東方之日兮。猶言明盛之君兮。日出東方。無不鑒察。喻君德明盛。無不察理。此明德之君。能以禮化民。民皆依禮嫁娶。故其時之女。言彼姝然美好之子。來在我之室兮。此子在我室兮。

由其以禮而來。故我往就之兮。言古人君之明盛。刺今之昏闇。言婚姻之正禮。以刺今之淫奔也。○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。假爲女拒男之辭。以刺時之衰亂。有女以男逼已。乃訴之。言東方之日兮。以喻告不明之君兮。由君不明。致此強暴。今有彼姝然美好之子。來在我之室兮。欲與我爲室家。我無奈之何。又言已不從之意。此子在我室兮。若以禮而來。我則欲就之兮。今不以禮來。故不得從之。不能以禮化民。至使男淫女訴。故刺之。○傳日出至之貌。○正義曰。日出東方。漸以明盛。照臨下土。故以喻人君明盛。無不昭察。謂明照下民。察理其事。使之不敢淫奔。彼姝者女言其就女親迎之事。故以妹爲初婚之貌。與箋云美好亦同。王肅云。言人君之明盛。刺今之昏闇。○箋東方至不明。○正義曰。箋以序言君臣失道。不言陳善刺惡。則是當時實事也。不宜爲明盛之君。故易傳。以東方之日者。比君於日。以情訴之也。日之明盛。在於正南。又解不以南方之日爲興者。以日在東方。其明未融。故舉東方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。昭五年左傳云。日上其中。明而未融。其當旦乎。服虔云。融。高也。案既醉昭明有融傳云。融。長也。謂日高其光照長遠。日之旦明未高。故以喻君不明也。若然。男女淫奔。男倡女和。何以得有拒男之女而訴於君者。詩人假言女之拒男。以見男之強暴。明其無所告訴。終亦共爲非禮。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。未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。○傳履禮。○正義曰。釋言文。上喻人君明盛。此必不與鄭同。王肅云。言古婚姻之正禮。刺今之淫奔。

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

月盛於東方。君明於上若日也。臣察於下。若月也。闔、門內也。箋云。月以與臣。月在東方。亦言不明。○闔、他達反。韓詩云。門屏之間曰闔。

〔疏〕傳月盛至門。○正義曰。以序言君臣失道。則君臣並責。故知以月盛東方。喻臣明察也。云闔門內者。以上章在我室兮。謂來入其家。又闔字從門。故知門內也。

在我闔兮。履我發兮。

發。行也。箋云。以禮來。則我行而與之去。

〔疏〕傳發行。○正義曰。以行必發。足而去。故以發爲行也。

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

東方未明。刺無節也。朝廷興居無節。號令不時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。

號令猶召呼也。挈壺氏。掌漏刻者。○朝、直遙反。注皆同。挈、苦結反。又音結。壺音胡。挈壺氏掌漏刻之官。

〔疏〕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。○正義曰。作東方未明詩者。刺無節也。所以刺之者。哀公之時。朝廷起居。或早或晚。而無常節度。號令召呼。不以其時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。使主掌漏刻。以昏明告君。今朝廷無節。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。故刺君之無節。且言置挈壺氏之官不得其人也。朝廷是君臣之機辭。此則非斥言其君也。興、起也。居、安坐也。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。由起居無節。故號令不時。卽經上二章是也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。卒章是也。○箋號令至刻者。○正義曰。以經言自公召之。故云號令猶召呼也。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。其官士也。故夏官序云。挈壺氏下士六人。注云。挈讀如「挈」。壺、盛水器也。世主挈壺水以爲漏。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。刻謂置箭壺內。刻以爲節。而浮之水上。令水漏而刻下。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。以序言不能掌其職焉。故舉其所掌之事也。